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

（1917—2000）

第一卷

刘祥安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导读性教学参考资料，系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的配套教材，也可与其他同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配套使用。

全书根据高校现当代文学史教与学的需要，遴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提供解读这些作品的相关重要资料：一、作家有关该作品的重要自述；二、精要摘录历年来对于该作家作品的重要评论观点，包括不同时期对于该作品争论的不同观点，反映不同时期对于该作品的重要认识，提供学术争鸣资料，有利于开拓多元视角和开放性思维，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三、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全书资料翔实丰富，信息量大。一编在手，尽览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流程，海内学者评论精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 第1卷：1917—2000/刘祥安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ISBN 7-04-014982-6

Ⅰ.中… Ⅱ.刘… Ⅲ.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Ⅳ.Ⅰ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5612号

策划编辑 徐 挥 责任编辑 王 丽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王 超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82028899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年 月第1版
印 张	18.5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字 数	340 000	定 价	23.3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1917—2000）》系根据教育部《“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要求，组织编写的体现文学史教学新观念的新型教材，与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00》相配套。

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从 1998 年起，多次组织全国专家研究中文专业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研究落实“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九五”期间）和“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五”期间）的精神。经与会专家讨论，确定了中文专业本科教学的总学分、总学时和七门主干课，其中将自新时期以来在全国高校中文系已分别开设了 20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合并为一门主干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此同时，教育部委托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00》（朱栋霖、张福贵、龙泉明、吴秀明、汪文顶主编），作为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 年由朱栋霖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教材系列项目，经专家评审，被列为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引（1917—2000）》即为这套国家级教材系列之一。

本教材试图贯彻一种新的文学史教学观念。历来的文学史多是以编撰者的一家观点统一文学史的叙述观点。本教材希望将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呈现给读者。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自述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进入文本的首要途径和首选资料，文学作品当初问世就有最初的反映——文学评论，其后又有不断的评价，有的评价观点甚至是对立与冲突的，各种评价有的加深了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理解，对立的、互为冲突的评论触发读者深入思考作品的意义；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曾产生过一些“革命大批判”式的文章，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一些学术争鸣的观点也有互相冲突的，这正凸显了作品在当时被接受与被理解的意义。本教材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历代读者和社会阅读中产生，我们今日对某部作品意义与美学的认识正是历代读者与研究者接受作品、理解其意义的累积与筛选，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认识恰恰是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流变的真实状况。本教材编撰的新体例和新观念，即是建构在对文学史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本教材使用的主要对象是高校教师、要求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大学生、研究生。这部参考性教材所提供的学术资料意在为教师提供查检资料的方便；同一作品的不同历史时期评价观点的碰撞，将会激发学生深入了解作品的兴趣，加强教与学的互动，启发他们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与思考，加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与把握。

全书构架以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00》（修订版）所选作品为解读文学史的基本对象。考虑到原有教材使用的延续性，解读篇目包括原“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00》（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的篇目和经修订的“十五”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17—2000》（修订版）的新篇目，计 400 余篇。

这份导引篇目，也适用于其他同类教材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配套使用。

每篇作品的导读分为四部分：一、作家自述；二、重要评价观点；三、作品简析；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所摘录的文字为该论著的主要观点，教师、学生可以根据所注出处检读原文，加深理解。

全书四卷，由苏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完成：

第一卷	小说（1917—1949）	刘祥安主编
第二卷	诗歌散文戏剧（1917—1949）	龙泉明主编
第三卷	小说（1949—2000）	吴秀明主编
第四卷	诗歌散文戏剧（1949—2000）	汪文顶主编

此时我不由想起我的朋友，武汉大学著名教授龙泉明兄。泉明教授生前重新选定了修订版篇目，后来在病中坚持指导本书编撰，直至完稿。他对我的倡议和工作，始终全力支持。但是他来不及看到这本书出版，就英年早逝。本书的出版是对泉明兄的一个纪念。

希望这本新的《导引》，和即将出版的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能在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改革，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提供帮助。

本教材引录历年来各种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著作，一一标明出处，在此谨向各位作者表示深切的感谢与敬意。请看到本书的相关作者尽快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取得联系。

朱栋霖

2004 年 3 月 15 日

目　录

小说（1917 — 1949）

鲁　迅	《狂人日记》	1
	《阿 Q 正传》	6
	《孤独者》	18
郁达夫	《沉沦》	24
	《迟桂花》	29
冰　心	《超人》	35
许地山	《缀网劳蛛》	40
陶晶孙	《木犀》	46
庐　隐	《海滨故人》	50
废　名	《竹林的故事》	55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59
凌叔华	《酒后》	65
王鲁彦	《菊英的出嫁》	68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	73
	《我在霞村的时候》	79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83
叶灵凤	《鸠绿媚》	91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	94
刘呐鸥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9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茅　盾　《春蚕》…… 102
《蚀》…… 107
《子夜》…… 114
张恨水　《啼笑因缘》…… 126
吴组缃　《𥳑竹山房》…… 132
穆时英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137
施蛰存　《梅雨之夕》…… 141
巴　金　《家》…… 145
《寒夜》…… 154
老　舍　《柳家大院》…… 164
《骆驼祥子》…… 168
《四世同堂》…… 177
李劼人　《死水微澜》…… 182
艾　芜　《山峡中》…… 187
沈从文　《边城》…… 191
端木蕻良　《鸢鹭湖的忧郁》…… 197
张天翼　《华威先生》…… 201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206
萧　红　《小城三月》…… 210
《呼兰河传》…… 214
梅　娘　《鱼》…… 223
骆宾基　《北望园的春天》…… 227
冯　至　《伍子胥》…… 231
苏　青　《蛾》…… 237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240
张爱玲　《金锁记》…… 247

	《沉香屑 第一炉香》	253
芦　焚	《一吻》	258
徐　讦	《鬼恋》	264
孙　犁	《嘱咐》	268
路　翎	《财主底儿女们》	274
钱锺书	《围城》	279

小　　说

（1917—1949）

鲁　迅

《狂人日记》

一、作家自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摘自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8、419 页。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e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摘自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8、239 页。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摘自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2 页。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摘自鲁迅：《致许寿裳》（1918 年 8 月 20 日），《鲁迅全集》第 1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3 页。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

摘自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 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6 页。

二、重要评价观点

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Symbolism）的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摘自记者：《书报介绍》，《新潮》第 1 卷第 2 号，1919 年 2 月。

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

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地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

摘自孟真（傅斯年）：《一段疯话》，《新潮》第 1 卷第 4 号，1919 年 4 月。

在《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方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思想性主要是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但不同于一般象征主义作品的是，《狂人日记》中的象征主义方法不是独立的，它只是依附于现实主义而存在，如同影子依附于形体而存在一样。自然，影子又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却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象征主义方法构成浓浓的影子，作者投射在狂人身上的思想光束就无从显示。可以说，现实主义方法构成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象征主义方法构成了小说的灵魂。

摘自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3 页。

《狂人日记》是具有最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多年淤积在鲁迅心中的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愤愁之情需要一次总的爆发，多年积累起来的对封建传统思想吃人本质的整体性认识需要一个概括性的发现。在这时，任何具有鲜明的特指性的事件都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创作任务。鲁迅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但这个具体形象又必须是一个非常态的人物。他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于具体事件具有太大的粘着性，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环境具有那么大的潜在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能不具有的），也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循着常规的思维逻辑由现象向本质做渐次的正常推理。鲁迅找到了“狂人”这个具有现实性的人物，实际上便是找到了一个由现实性向象征性过渡的艺术关节。他利用“狂人”的变形心理直接把现实的封建关系转化为一种象征，并由这种象征直接升华到对封建关系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的剥露。这里的社会思想环境是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性画面出现的，“狂人”对它的感受首先是一种情绪性的感受。在情绪性感受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理性的本质概括，是《狂人日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的结果，仅仅依靠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便不足以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而强烈的情绪性与明确的理性概括相结合，现实可能性与现实关系的变形描写相结合，则是《狂人日记》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主要标志。

摘自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5、146 页。

一方面，作品的主体“日记”的叙述，也就是狂人的感受，他摆脱了习惯眼光，感觉敏锐，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有着惊人的发现：吃人，并且发出了

“救救孩子”的呼声。另一方面,“小序”的叙述说明“日记”的作者不过是一个狂人,所以他的话不过是疯话,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实际上《狂人日记》包含了两重观点和两重叙述:一种是日记的叙述,狂人的感受;一种是“小序”的叙述,对“日记”的否定。《狂人日记》两种叙述观点是异常鲜明和强烈的对立,所以两种叙述语言是相反的:一种是文言,一种是白话……“小序”不是把读者引向对“日记”的认同和幻觉,而是相反,“小序”是“日记”的明显断裂和猛烈颠覆。“小序”具有自己的叙述动机和叙述力量,对“日记”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否定,具有扭转和消解“日记”的叙述的作用。所以,《狂人日记》不是完整,而是分裂。由此可见,“小序”是极为重要的,它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小序”和“日记”的矛盾造成了反讽,《狂人日记》在整体上是一个反讽的结构。

摘自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鲁迅研究月刊》1990 年第 8 期。

三. 作品简析

《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 4 卷第 5 期,1918 年 5 月 15 日。

《狂人日记》发表后,代有解读,围绕《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文学史地位,曾有较多争论。

围绕《狂人日记》作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思想内容方面,小说是阶级论还是和平进化论,这个问题的提出,固然与小说中“狂人”“劝转”的情节相关,更重要的还是反映了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与政治领域的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从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出发点解读小说,从政治革命的层面,而不是从思想文化启蒙层面解读“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自然难以理解小说中“劝转”的情节,当研究者把“狂人”看做一个革命战士时,尤其不能理解“劝转”;另一个问题集中在小说狂人形象的理解方面,狂人是清醒的战士还是精神病患者,曾一度有热烈的讨论,隐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实际是对于小说创作方法的简单理解,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理论中,只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又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进步的创作方法,人们难以想像鲁迅会不使用进步的创作方法。严家炎在 1981 年写的《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一文,从小说的创作方法问题入手,一方面厘清了真假狂人的问题,同时对于《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诸观点一一作了辨析(自然主义说、现实主义说、浪漫主义说、象征主义说、意识流说),提出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双管齐下”的论点,可以说,这一论点已经得到一般学术界的认同。

关于《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原无疑问,学术界比较一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看法，公认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1979 年夏志清在《现代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新文学初期作家及其作品选录》（该文后收入夏志清著：《新文学的传统》，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79 年版），认为“事实上，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陈衡哲的《一日》发表于 1917 年 6 月的《留美学生季报》新四卷夏季卷第二号。万平近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还是〈一日〉？——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商榷》（载《鲁迅研究》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认为“《一日》……共 9 个片断，每段都是美国学生日常琐屑生活的对话，没有人物描写，没有故事情节，更没有明确的主题，作为‘最早一篇新小说’是担当不起的”。其实，《一日》正如作者自述，是美国女子大学新生一日生活的“忠诚”“白描”，与虚构叙事的小说有重要的区别，在体裁上归入现代叙事散文更为恰当。在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元的理解确定的前提下，《狂人日记》的历史地位是无可争辩的，然而，一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进入文学史写作，则不同的关于“现代性”的界定，当有不同的关于“第一篇”的叙述，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吧。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 [日]伊藤虎丸，王保祥译：《〈狂人日记〉——“狂人”康复的记录》，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 严家炎：《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3. 唐弢：《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 温儒敏：《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鲁迅研究》第 8 辑，1983 年 5 月。

5.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6. 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鲁迅研究月刊》1990 年第 8 期。

7.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8. 钱理群：《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小说论》，《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祥安）

《阿Q正传》

一、作家自述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

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 Q 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了么?

《阿 Q 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 Q 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 Q 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 Q 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 Q 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 Q 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 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乎?

但阿 Q 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

至于《阿 Q 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文的登在八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摘自鲁迅:《〈阿 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8 ~ 382 页。

在《戏》周刊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

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摘自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145页。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

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摘自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象。有谁相象，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象。

摘自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我当作《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监牢里的经验。

摘自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8月8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9页。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

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摘自鲁迅：《致王乔南》（1930 年 10 月 13 日），《鲁迅全集》第 1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 页。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 Q 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 Q 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 Q 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都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 Q 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 Q 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摘自鲁迅：《忽然想到（九）》，《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3、64 页。

阿 Q 的像，在我心目中流氓气还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既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摘自鲁迅：《致刘岘》，《鲁迅全集》第 13 卷“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79 页。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 Q 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 Q 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 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

又，今天的《阿 Q 正传》上说：“小 D 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 Q 一样。

摘自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0、15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